



玫瑰旅游团

[日]松本清张著 田力译

玫 瑰 旅 游 团

(原名《黑廊》)

[日] 松本清张 著

田 力 译

赵伯蓉 校

花 城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陈俊年
装帧设计 苏家杰

玫瑰旅游团

(日) 松本清张 著

田 力 译

赵伯蓉 校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25 印张 3 插页 240,000字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6,600册

书号 10261·590 半精装定价 2.15元

《玫瑰旅游团》主要人物表

- 门田良平 王冠旅行社导游
江木奈岐子 原名坪内文子，旅行评论家
广岛淳平 王冠旅行社常务董事、营业部长
梶原澄子 经营妇产科医院，旅游团成员
藤野由美 美容师，旅游团成员
星野加根子 家庭妇女，旅游团成员
多田真理子 大阪某饮食店老板娘，旅游团成员
土方悦子 王冠旅行社特聘旅游团讲师
铃木道夫 日本体育文化新闻杂志驻欧洲特派记者
格里福托·休兹 苏格兰场刑侦科探长
爱德华德·伊思哥尔顿 金罗斯警察署警长

目 录

- 1 □安科雷季的“戒指”
- 59 □哥本哈根的“古堡”
- 104 □伦敦的“公园”
- 155 □苏格兰的“湖”
- 237 □瑞士的“高原”
- 282 □阿依加的“峭壁”
- 357 □附：本书作者简介

安科雷季的“戒指”

1

王冠旅游社座落在繁华的京桥大街上。骄阳从四楼直射到旅游社二楼的窗口，这儿被称为光照的回归线，采光是旧建筑物的老问题了。窗子正对着附近大楼的窗子，那儿大白天天花板上的日光灯仍大放光明。

营业部计划科的谷村正在推敲文章。即使在窗边终日还得开着台灯。宽大的写字台上摊放着一些小册子，在灯光下就象并排放置的花束。小册子有本公司的，也

1

有其它公司的。欧洲地图和电话簿似的国际航线表被打开在一边。一旁堆积着彩色照片。手边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到处散落着烟灰。

谷村如同开始为小说题名一样，在稿纸上写了“玫瑰旅行”几个大字，旁边还注写了英文“RoseTour”。

接着是旅行路线：

“东京——哥本哈根——伦敦——爱丁堡——伦敦——苏黎世——伯尔尼（乘少女峰登山电车）——科拉伊奈夏丹柯——日内瓦——巴黎——罗马——雅典——德黑兰——曼谷——香港——东京（——为国际航线）。

“时间二十五天。——595,000日元。包括飞机票、国际列车票、游览车费、旅馆费等全部开销。飞机为普通舱，国际列车为头等座席，旅馆是第一流的。

“请利用与本公司有契约的银行借款，先付总经费十分之一以上的定金即可出发。全期付款次数分3、6、10、12、18、24共六种。

“出发——昭和（译注）四十×年四月十五日。”

结束了这些老一套的陈述，谷村笔下开始了吸引人的语句：

“女性集体游览欧洲的旅行！特称‘玫瑰旅行’。

“和男性混合的旅行虽然也很愉快，但纯女性的国外旅行毫无隔阂，将更加欢愉。女性的心有新鲜的感受和纤细的灵感。在友好的气氛中旅行，基于彼此间的作用，会使女性更加讲究打扮。这是具有解放感的海外旅行！对于与令人担心

译注：即公元一九六×年。昭和××年加二十五年即换算为公历一九××年，下同。

和不相识的男性在一起旅游来说，这是最好的旅游组织。

“而且，还为诸位特邀公认的女性旅行评论家江木奈岐子先生作为讲师随团参加。江木先生渊博的知识和富有魅力的语调，深信在实地参观时更能加深大家的兴趣。俟诸位归国时就可望成为欧洲历史、文学、艺术、风俗等方面权威。江木先生会亲切答复诸位提出的任何问题。她既是诸位的顾问又是朋友。”

“哎呀呀！”一个声音突然从头上传来。津岛不知何时已站在谷村的旁边。

“只要在冰冷的公寓里渡过夹着风雪的寒冬，待到阳春四月就可以去欧洲开始黄金的旅游了。”同在计划科的津岛描绘着旅行的规划安排。

“我是一次也没去过，真是搜索枯肠难以落笔哪……这篇文章的风格如何？”谷村扔掉铅笔，背靠椅子拿起烟。

“看起来玫瑰旅行的名字倒不坏。广岛先生提建议时，我还觉得过于天真呢。”

“全部由妇女组成，那些充满着幻想的浪漫女性都要聚拢在一起了。”

“那些手头宽裕、结婚前没有累赘的老姑娘，也会利用公司每四年一次的休假，去国外长点见识。和伙伴们一起海外旅行，既愉快又可以镀层金，还可买回一大批不纳税的东西呢。”

“不仅是年轻的女子，那些百无聊赖的太太在日本住腻了，可又不愿意和丈夫结伴同行，要是有这么个纯女性的团体，自然会放心满意地去参加。还有那些有存款而充分领略着独身自由的老姑娘、即将再婚的享受着亡夫遗产的年轻寡

妇、中等企业的女经理或学校的教师、甚至会有酒吧间的老板娘。嘿，肯定会引起不满足的同性的羡慕，称赞这次豪华的旅行。哦，这能捞到外快的导游是谁？”

“捞外快？不会的。领队人选应该梗直无私。可能会指定干练的门田良平。”

“门田先生吗？他能担当得了。是不是广岛先生选定的？可他一月份不是要去东南亚、澳大利亚旅行吗？”

“现在他正在夏威夷、墨西哥的海路上，再过两三天就回日本。”

“是的。这个老手马不停蹄，连休息的时间也没有。”

“门田精通业务，礼仪周到而又不拘小节，恰如其份的矜持，恰到好处的情感，要率领纯女性旅游团恐怕只有他最合适。”

五十六岁的王冠旅行社经理村田巳太郎，原先当过占领军的翻译，深博上司欢心，风闻他倒卖黑市物资手法相当巧妙。同事们背后议论他是个高手。从占领军退役后十年里，从事过各种事业，最后趁海外旅游业的兴旺，做了现在的生意。战后，随着旅游业兴起，在新老同行中，他成为仅次于巨头的中坚人物。在大阪、福冈、札幌设有分公司的王冠旅行社拥有一百几十名职工，其中三分之二属辖营业部。大多数人招徕旅客并兼导游。嗣后又分有经理部、总务部及不同于普通旅行社的发行科，专司发行飞机票事务。常务理事广岛淳平是从创办时的导游提拔上来的，兼任营业部长。

计划科谷村和津岛的谈话是昭和四十×年十一月的事。第二年春天的计划至迟在上一年的夏季前后就得制订。计划

以营业的安全性为前提考虑对象。经过洽商的团体费用优待。令人吃惊的是某个小规模的烹调学校的学生差不多都被招徕参加了为期12天的欧洲旅行。

除了以这种集中的团体为对象外，还有将不特定的参加者募集参加到特定目的旅游方法。譬如“巡游欧洲古城”、“欧洲的古代建筑与美术”、“研究欧洲瓷器”、“欧洲时装”、“欧洲的趣味旅行”、“英语研究和民间过宿的旅行”、“法语研究和观剧”等。

由于明确规定以不特定旅客为焦点，故不能冀望有大量的参加者。王冠旅游社曾募集一次“欧亚丝绸之路旅行”、“印度古文明和高原旅行”，因参加人数不足而作罢。

这次“玫瑰旅行”特征是纯女性，由于用陈列橱窗形式美化了综合旅游方案，所以人员的集中就有相当的可能性。

营业部职员对于基本的公司、学校之类，或征募老会员介绍，或从团体名册中事先取得线索直接发送小册子、导游书。此外，还在公司的陈列橱窗里张贴广告海报。看来分散的宣传都不是愚蠢之举。不少意想不到的旅客受到宣传而跃跃欲试。

在以前的女性团体旅行中，没有另聘讲师。为满足会员的知识欲，抑或为取得权威，旅行社特延聘在这方面相当著名的人任讲师同行。这次“玫瑰旅行”，王冠旅游社之所以“起用”旅行评论家江木奈岐子，自然并不是为了赶时髦。

——谷村和津岛在计划科冰冷的窗边桌旁聊天的翌日，这个计划的筹划者、负责人兼常务广岛淳平在田园式的住所访问了江木奈岐子。

江木与广岛交谈后答应担任讲师。她已四十五岁，但看

来好象不到四十岁。年轻时在美国短期留过学，详细的经历则谁也不清楚。她具有一种神秘的魅力。原名坪内文子。她在英美出版的世界旅行记和游记文学中所写的随笔出了名。江木奈岐子是当时翻译的笔名。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原名。她始终是独身。

正因为是独身，就容易去国外，将见闻写进随笔中去。

江木奈岐子在到处装饰着世界各国工艺品的客厅里，一手拿着精制的细卷装香烟，看着广岛的导游书和小册子原稿。由于洋派的奢华，看起来她挺年轻，扁平的脸盘，细小的眼睛。因为不是美人，在新闻界里就没有罗曼史的谣传。据说，记者和编辑不和漂亮的女郎在一起就没有灵感。

“喔，这个计划的女性都募集到了吗？”江木奈岐子将原稿从指间滑落般地放在茶几上，望着广岛留着短鼻髭的脸。

“募集的事你尽管放心好了，因为江木先生当讲师是有魅力的。我想申请旅游的人会满额的。”广岛欣欣然地说。

“我可吸引不了人们哪！倒是这本小册子写得太妙了。”

原稿是谷村昨夜加班赶写出来的。

“说来五十九万五千日元的费用是高了些。不搞六十万是出于心理方面的效果吧？不过旅游路线倒是挺有意思的。”

“是豪华些。江木先生是否打算顺便去会会朋友们呢？”

“这个，倒是有这么打算……”江木奈岐子用细眼习惯地望着墙上的油画。

2

三月五日是星期五。

天气好的星期五可能与长期旅行计划有关系。周末的前一天风和日丽，在人们心理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午十一点左右，梶原澄子出现在王冠旅游社。墙四周张贴着国外旅游的广告画。当她出现在陈列着偏绿色的地球仪和银色的客机模型门廊时，坐在传达柜内的杉山映子马上就看出，她约四十三、四岁，特征是长脖子。脸上死板板的。

“喂，玫瑰旅行已经截止了吗？”女客用听来相当傲慢的腔调问讯，就象市场上买东西的顾客那种主妇的口吻。

“没有，还可以报名。请稍坐一会。”

杉山映子在柜台下面推出一张镶着绿色天鹅绒金属管制的斜椅来，又取出一份叠在旁边的“玫瑰旅行”小册子。来客只瞥了一眼。

“这个我已经看过了。一个星期前从别人那儿看到的。我今天是来报名的。”

既然一个星期前就已经研究过小册子，今天绝不是冒昧而来，而是认真报名的。杉山请她再稍候片刻，马上去二楼告诉门田良平。

门田迅即下了楼。穿驼色西装的瘦瘦女人取出了笔记本。

“您好！”门田是个去过国外没有自卑感的高个男人，可惜的是生就一副溜削的肩膀，显得峻瘦。

“我想参加玫瑰旅行，可以么？”客人还是拿着笔记本问道。

“谢谢。”

“那么，我想稍微打听一下有关事项。”

“请吧。”

“这本小册子里写明了的目的地会有变化吗？”

“不会。这是知识阶层所喜欢的路线。通常到了英国也不会去爱丁堡的。可是这次我们可以在爱丁堡充分游览那陈列馆似的东西方文明交接点。”

“是吗？”

杉山映子在旁边打量着女客的容貌。

“日程也有变化吗？”

“目前还没有。不急着赶路程，也不会感到太无聊。日程安排还是挺合理的。喔，您以前去国外旅行过吗？”

“没有。假如要参加玫瑰旅行的话，这就算第一次。”

“这么说来，您一定要参加这条路线的旅行罗。相信你会游兴盎然的。加上有讲师江木奈岐子先生同行，更不会白白浏览一通。熟知外国的历史文化，可以充实自己的才学。喔，你认识江木奈岐子先生吗？”

“啊？不太清楚。”

“喔，就是那个在报刊杂志上出名的旅行评论家江木奈岐子……”

不过江木奈岐子只是在新闻界知名，所以即便外界不知道她的姓名，也并不能说是无知。

江木奈岐子作为外国小说翻译家是不成功的。日本读者对外国小说持有微妙的偏见，他们尊重纯文学的小说，不爱读

大众小说。不过推理小说则自有狂热的爱好者。她翻译的都是通俗恋爱小说，这在日本是不受欢迎的。那些小说里杂有色情内容，就更难卖得出去。

不过，擅长美国文学的评论家佐田惣一郎先生，倒很欣赏江木奈岐子善于巧译俚俗之语。现在，江木奈岐子转为翻译美国出版的旅行记，并在上面附写自己的旅行随笔。目前在新闻界具有“旅行评论家”的称号。

虽然不少记者和编辑知道她的原名是坪内文子，但这个旅行评论家还算是新闻界中的安分人物。她的照片尚未频繁出现在报纸上，亦未在杂志的新闻广告里得到引人注目的待遇。

她本人倒没有别的不平感，索性认为是事之当然，不嫌弃这朴实无华的待遇。这一点她倒是人品谦逊。她毕业于东京某私立英语学校，因为不是名牌学校，故不常提起这事。

“请问，这次旅行随行陪同是谁？”

“说实在话，我就是为您服务的。”

“你吗？”她张开细缝眼看着门田。随之，眼里又复带着微笑，好奇和睨视不屑的神色消失了。

“总归不可能面面俱到，仅仅只能照拂一下。”门田笑吟吟地在柜台里叉着双手说。

“那么，你常去国外吗？”

“是的。估计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

“这次旅行都募集了哪方面的人？”

“不少是在公司工作的，还有一般家庭的人们和学生。”

“年轻人多吗？”

“不，不是那样。毕竟费用很高，所以没有什么年轻人。”

“喔，象我这样年纪的人多吗？”

“有的，但可能没有和你年龄相仿的人。”门田想着女客大约四十一、二岁，甚至更小些，看来象是个富裕人家的太太。

“有团体游客吗？”

“没有。不过倒是有三、四个一伙报名的，她们都是好友结伴而行。不能算是团体。”

“在旅馆里是不是一间房住两个人？”她看着小册子，“从开始到结束的成员是否相同呢？”

“是那样吧……”

一间房住两个人，是旅行社最难对付的问题之一。这些麻烦给导游平添了许多负担。门田说明道：

“要是能和早就熟识的朋友编在一组当然最好。此外，在这次旅行开始让大家碰碰头，把年龄大致相同的人编在一起，或者抽签编组。然后，原则上从出发到回国就不再变动了。”

女客微锁双眉：“我最担心的就是这点。和好人在一起那是求之不得。万一和意气不相投的人编在一起那多讨厌！长途旅行中本来心悦神怡，却被搅得窝窝囊囊，那时您将如何巧妙地处置这种局面呢？”她的说话腔调带点儿事务性，显得枯燥无味。

“如果那样，”门田慎重地回答，“我想，万不得已时，只好请稍微耐心克服一下罗，团体旅行嘛！”

“话虽这么说，可我会尽量地争取和对方配合好的。”

“但愿能那样，请互相友好谦让。说到这儿，所谓我的经验已经巧妙地告诉您了吧，这样您就不必担心了。”

那些经验不正确。即便男女混合，其中百分之八十的妇女会接连不断地发生一些琐碎扰烦之事。尤其这次全部都是妇女，门田应该有善于处置的思想准备，任何时候也不能破坏“中立”的“公正”立场。

“我没有见生怕羞的习惯。嘴巴上讲得再好也不行，要是我使对方感到不愉快，那就干脆回到这儿别添麻烦。”女客说。

“请务必协助。倘若您和对方相处实在难以忍耐，那我只好用适当的理由将你和其他的人编组罗。但是，不要把一桩桩事都弄得不可收拾。原则上还是从开始到结束都不变动。您的愿望则将得以满足，不过那是内部的事，请不要告诉别人。”

“谢谢。这样向您请教过，我就放心了。”

女客的眼神很犀利，把从门田那儿听到的要点记在笔记本上。

“我看你用不着提前心生烦恼。每天在旅途中看到那神奇瑰丽的景色，变幻无穷的所在，就没时间分心烦恼了！”

“那就登记吧。”

申请书上登记的姓名是梶原澄子，年龄四十三岁。住在札幌市。联络人是梶原妇产科医院院长梶原二郎。

“这个人是我亡夫的弟弟。”梶原澄子说明道。

“我丈夫在札幌市附近开办了妇产科医院，接着昭和三十二年又在札幌市开设了新医院。作为个人经营的医院，在市内规模算大的了。他三年前去世了，后任就是他当医生的

弟弟，和我共同经营。由于这个缘故，我就有了闲暇，想到海外去旅行。丈夫活着的时候干活太紧张了！”她为了说明现在优裕的身份，略略透露了自己的情况。

可她强调说，不是为了节约旅费才加入这个旅行团，这与她所说的又不相符。妇产科生意兴隆，收益大，这也是人们有目共睹的。

“大概是在吹牛吧？说是医生的寡妻，不晓得是真是假。”客走之后，杉山映子对门田说。

约三个小时以后，藤野由美来到。她看来身材纤巧，大眼眶上薄薄地施了青黛之色，细眉勾描出尖尖的弧线。

“我去年春天就打算去欧洲旅行了，可因为工作忙，直到现在还走不成。这次算是下了决心。否则总是还不了愿。一个女的独自在旅途上，谁知道会遇到各种什么事呢，这样我就考虑参加这次女性旅游团体了。”

藤野由美长着细直的鼻梁和稍翘的嘴唇，娇艳美丽的脸蛋，西装的款式和颜色也搭配得相当讲究。

“您和大家一起不会有什么事的，请放心好了。这就是这次旅行的计划。”

藤野说的“旅途上的各种事”，不言而喻，是令人诱惑的烦恼：法国人近乎典雅的执拗；意大利人露骨的跟踪追迹；中近东的男人们则用色迷迷的眼神凝视，这确实是可怕的。一个独身女子即使不那么漂亮，也是为接近她的男子们所感兴趣的对像。

藤野由美微闭着眼，对门田说的“不会有什么事，放心好了”这句话，似乎理解成另外一层意思，便订正他的误解说：